

邓小平与布什下的一盘棋

4



吴海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 and 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上期回顾]

因为美方的原因,谈判破裂,中国代表团一天也不想留在美国,买了普通舱的机票就回到北京。随后,梅西又率领美国知识产权代表团来到中国……

纪实文学

接着,吴仪介绍了高卢麟,请他就专利权保护问题发表讲话。

梅西这次突然插话道:“高先生,我很关心你的这段发言。我们所要知道的正是这一点,中国什么时候修改专利法以及如何修改专利法?”

高卢麟:“这是我国立法机关的事情。”

吴仪提醒梅西:“请不要打断高先生的发言。”

接着,高卢麟继续他的“专利宣言”。梅西又有几次试图打断高卢麟的话,都被吴仪制止了。梅西于是表现出一种恭恭敬敬的态度,坐在那里很驯服地“听课”。

高卢麟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梅西看了看手表,整个发言足足用了45分钟。梅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不等美方代表插进讲话,主持谈判的吴仪向美方介绍了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泉,说:“下面,请刘泉先生介绍一下中国的版权保护情况。”

刘泉也足足讲了45分钟。两个人讲完以后,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直到此时,美国人还几乎一言未发。梅西一直坐在那里无奈地听着,其间曾经几次想插话,但被中方挡了回去。

中午休息的时候,美国代表团中出现了少有的沉闷。中国代表团中则出现了少有的活跃气氛,有的说:“我觉得今天的谈判特别解气。”有的说:“这是历次与美方谈判中最叫人解气的一次。”有的说:“今天可算是狠狠地敲了美国人一顿。”

下午,谈判继续进行,仍然是中方的气势压倒了美方。

这轮谈判共用了一天半时间。美国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所有的谈判计划都落空了,既没能敲一敲中国,也没能真正打探到中国的底牌。

谈判结束时,梅西不住地摇着脑袋,带着一副非常沮丧的表情对吴仪说:“吴仪女士,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很沮丧。”

吴仪则硬硬地回说:“不要失望,不要沮丧。我们还是可以谈的嘛。”

梅西带着美国代表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谈判厅。

梅西回到驻地以后,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华盛顿发了一封电报:中方在这轮谈判中没有表现出灵活性,取消了早先已经作出的让步,谈判立场大倒退。他得到的密令并不是立即进行报复,而是:力争再次谈判,立足达成协议。

美国并不想真的与中国搞僵。于是双方留下余地,一致同意在1992年1月16日之前再举行一轮谈判。

随着1992年新年的开始,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进入了最后关头。眼瞅着1月16日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一天天逼近,中美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谈判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是双方握手言和,还是触发贸易大战,必须作出选择了。

元旦过后,美国贸易代表处发来邀请,希望吴仪率中方代表团到华盛顿进行最后一轮谈判。中方经过研究,决定接受邀请。

1月9日,吴仪率团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的飞机。代表团一共16人,是历次赴华盛顿谈判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此刻,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研究美国人已经公布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从中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美国拟征收高额关税的中国

产品清单上,共列出了106种产品,总价值为15.9亿美元,其中有:女式丝绸服装,2亿美元;橡胶和塑料鞋,1.68亿美元;皮革箱包类,1.36亿美元;收音机和收录机类,1.36亿美元;珠宝;青岛啤酒……

美国人拟定的这张报复清单单够毒的。他们可谓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一定要打在中国最疼的地方。

避免这场贸易战,是谈判者肩负的重担。中国代表团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走进谈判厅的。

不过,谈判厅的气氛与人们想象的情形有些异样。尽管围在门口的一群新闻记者几乎在每一篇报道的标题中都写上了“贸易大战”四个字,尽管两国的舆论把贸易大战叫得震天响,尽管两国政府都已做好了打一场贸易大战的充分准备,尽管在谈判厅大门以外的地方双方都以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来摊牌,然而一走进谈判厅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双方代表谁也不肯提到贸易报复的字眼儿。

一天的谈判过去了,双方仍然没有提到这四个字。美方不提起,中方也就不触及。在这里,好像贸易大战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让双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有点纳闷儿。对此只能这样来解释——风暴的中心最平静。

梅西硬硬得如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他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们双方都没有时间了。美国政府的姿态是不可改变的。除非中国作出让步,按照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将要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来作为中国的保护标准,否则……你们非常清楚,现在,距最后期限只剩下5天时间了。”

就这样一句话,他像车轱辘

似的掉过来倒过去一天说了几十遍。遇到贸易报复的字眼儿,他就像使用省略号似的一次次跳过去,但跳过去留下的空白却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它更使人觉得,这个字眼儿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连夜召开的内部会议上,代表们分析情况后认为,单单与梅西谈判是无用的,因为梅西的这种强硬态度,正好说明他本人无法作出决定,说明他没有得到任何授权,说明他手里没有可打的牌。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在后台表演的木偶,后面牵线的操纵者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13日,吴仪提出要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梅西说可以转达中方这一要求。然而,半天过去了,中方才得到回话:“希尔斯有要事,不能接待。”

什么是要事?难道与中方的谈判不是要事?此刻对美国贸易代表来说,还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要事?

到了下午,中方再次提出:“吴部长希望会见希尔斯,进行小范围会谈。”

梅西:“我会转达的,请中方耐心等待。”

然而,又是半天过去了,回话照旧:“希尔斯有要事在身。”

希尔斯不见,其中必有原因。中方代表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希尔斯有意显示美方的强硬立场,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还有一种可能是:希尔斯也还没有得到新的授权,他也不过是一个台前的木偶而已,在后牵线儿的是总统布什。在布什还没有作出政治决断的情况下,希尔斯拿什么来与中国谈呢?这就应了中方代表的一句话——“这场谈判实际上是邓小平与布什下的一盘棋。”

至于布什的态度,表面上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已经明朗。这就是他在1月10日出访回国时发表的谈话。他当时刚从日本飞回来,来不及前往白宫,就在华盛顿机场匆匆地向记者发表了这个谈话。布什是这样说的:“至于中美关系,将尽力保持那种重要的关系不偏离轨道,那是一种重大的关系,而且很重要。”这个谈话曾经使中国代表团颇为兴奋。因为也就是在那一天,中国代表团飞抵华盛顿机场,新一轮谈判就要开始。布什似乎有意要送给中国代表团一件礼物。

据透露,布什离开机场回到白宫后,就召见了希尔斯,表示了要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愿望。布什此次日本之行本来是来与日方进行市场准入谈判,结果谈僵了。如果再与中国谈僵了,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将受到重大影响。显然,一旦中美打起贸易战,对他争取连任总统的目标非常不利。

但是,几天来的谈判情况似乎表明,布什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言定乾坤,完全能够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总统。他虽然不是一个傀儡,却要受到美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

布什必须走过三条钢丝,一条是白宫与国会之间的钢丝,一条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钢丝,还有一条是美国的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钢丝。在最后一根钢丝上,布什正显得摇摆不定。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经济问题可能是他连任总统道路上的最大陷阱。外交家布什不得不努力成为经济专家布什。

种种迹象表明,布什政府形成了政治决定,准备与中方达成协议。于是,谈判桌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次,不是中方着急,而是轮到美方着急了。

“朱仿”事发,陈汉生供出黄立德

9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仿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消沉……

[上期回顾]

张老终于看到了那批“朱仿”,欣喜若狂。他提出要半分账,黄立德答应了。这批“朱仿”将在安蒂克公司五周年庆典的特拍会上出现……

当代小说

安蒂克五周年庆典拍卖终于开幕了。

拍卖会上,那批朱仿悉数登场,众多买家跃跃欲试,准备竞价。

台下坐的众多买家里面有些是陈汉书安排的托儿,负责抬价,118号和68号买家就是其中两个。陈汉书向118号买家丢了一个眼色,他马上举牌,把价格拉高至三百万,拍卖师叫到第二遍,另一个托儿68号买家跟进,他跟118号竞价,把价格拉升到三百六十万。

价格拉升到四百万时,渐渐有更多的买家跟了进来,叫价一个比一个猛。价格抬高到五百万,118号偃旗息鼓,让剩下的三个真正买家互相竞价。鹿头尊最后以五百六十万成交!

“雍正官窑青花辅首尊,底价两百六十万,每次加价二十万,请出价!”拍卖师再次介绍道。

现场不停地有人举牌,价格还在一路上涨。被一个竞拍者推上高位。

拍卖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陈汉书和董事会成员个个满面荣光,喜形于色。所有朱仿全都拍出,总成成交价二点五亿。

拍卖会结束后,黄立德来到酒店和张老会面。二人举杯相庆,张老激动不已,说:“立德,你就是我命中的福星呀!实话跟你说,要不是你帮我这一把,我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呢!”

“呵呵,我们既然是合作伙伴,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嘛。”

“太好了,太好了……立德,咱们也该谈谈怎么分账的问题了,我现在呢,有点难……”张老暗自盘算如何才能吞下这笔巨款,所以谈起钱的事情有些吞吞吐吐。黄立德一下就看穿了

他的心思,马上接过话茬。

“张老,我知道你手头紧,急等钱用,这样吧,钱到了你先用!我不着急,等你缓过劲来了,再把我那一份还给我好了。”

张老听了开怀大笑。

当夜,黄立德秘密找到陈汉书,把一个银行账号交给他,交代说:“回头你把海归瓷的拍卖款都划到这个账号里。因为那批货是我的不是张老的!我还要告诉你,那全都是朱仿!”黄立德直言相告。

陈汉书目瞪口呆。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我帮你谋求总经理的位子,不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陈汉书想了半天终于想通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有点想明白了,原来你早就打算从安蒂克走这批货,所以才会帮我?”

“可以这样说吧,如果是老唐,就没那么容易了。”

陈汉书面露为难之色道:“可我没法向张老交待呀?刚才他还打电话问我,货款什么时候到账呢。”

黄立德定定地说:“你只要拖上七天,他就不会再催你了!这应该不难做到。”

“为什么是七天?”

“张老前几年投入巨资做期货,由于他根本不懂行,叫人连蒙带骗赔了很多钱,至少被套了两个亿,期货做不成,他又调头冲进股市,押上了全部身家想放手一搏,本来钱都已经赚到了,可没想到他的合伙人又出了事,因为操纵股价被查处,结果他的资金也跟着全都泡了汤。他的钱都是银行贷款,目前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他名下的不动产,包括那座庄园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可还是远远不够。未来七天之内如果他

筹不到足够多的钱,就会彻底崩盘!要么坐牢,要么跳楼,别的路好走!”

陈汉书有些犹豫不决,黄立德笑笑,说:“汉书,这笔钱有你两千万。”

陈汉书颇感意外,惊喜不已道:“有我两千万?万一七天之后张老没事儿呢?”

“那你就把钱划到他的账户上!我不会让你为难!”

第二天,急着用钱的张老又给陈汉书打电话。

“张老啊,您就先别提钱的事儿了!我还有句话想问您呢,我哪里得罪您老了,您跟我来这一手……”电话中,陈汉书语气突然变得十分生硬。

张老如何被重重打了一闷棍,语无伦次道:“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你先别叫唤,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弄一批朱仿冒充海狗瓷,要不是公安来调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张老!我快被你害死了!你还想要钱?!你可真有意思开口呀!”

张老翻了一个白眼,面容呆滞,他的喉咙里咕咕地响了几下,当场就背过气去了。

黄立德按计划独自来见张老,跟班带他进去。张老直挺挺地靠在沙发上,看到黄立德,枯黄的眼珠子动了动,眼神中瞬间充满愤怒:“黄立德,陈汉书怎么知道那是朱仿,谁说的?”

“我。”

张老一呆,狠然道:“你想害死我是不是?!”

黄立德神态轻松地笑说:“张老,要说也只能说你是作茧自缚,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

“姓黄的!我总算明白了,你一开始就给我下了一个套啊,对不对?我还拿你当个文化

人,你分明就是个强盗!你为什么要抢我的钱?!”张老越说越愤怒,忍不住又嚷起来。

黄立德冷哼一声:“你的钱?我的张老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明明是你来抢我的钱,怎么能倒打一耙呢?那你说,我欠什么账了?那批朱仿是谁的?跟你有关系吗?”

张老被问得哑口无言。

黄立德笑笑,说:“我今天来是要救你的命。现在没人会帮你,只有我能拉你一把。以你目前的处境,不想坐牢也只能跑路。不过,念在以往的旧情上,我可以资助你一笔钱,不会太多,但足够你在国外生活。”

张老发出一阵绝望的狂笑。“黄立德!这就是你的好心?真是太谢谢啦,我还是替你省点钱吧!我年纪也大了,宁可去死也不想再东躲西藏!”

黄立德正色道:“我已经把朱伯勤接走了,箱子在我手上,窑场前几天也建好了,他随时都可以开工,一批新的朱仿很快就会问世。咱们以前有约定,朱伯勤这座金矿,我们各占一半股权。去掉的那批朱仿,没有你张老的份儿,但是,再有新的朱仿出来,有你一半,这笔账我是不会赖掉的。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东西,你不能拿,你的东西,我也不会伸手去抢。我喜欢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张老愣住了,迟疑地审视着黄立德……

“你要信得过我,今晚就走吧,钱我都准备好了。公安在到处找你,时间不等人呀……”

张老一言不发,只是死盯着黄立德。

张老哆哆嗦嗦地说:“黄立德,我再信你一回,你可不能

再耍我呀……”

市郊的小旅馆里,张老跟班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马上可以走,你们在什么地方,我派车去接。”他急忙把手机拿给张老看。

张老急切地说:“好好,你快把地址发给他们!”

张老松了口气说:“他妈的,总算熬到头了!赶紧收拾一下,车马上就到了。”

张老和跟班的从旅馆出来,看到对面的面包车。

两人匆匆穿过马路来到车前,车门拉开。一个人探头出来,说:“上车。”

张老说:“好好,辛苦你们了。”

“钻进车厢刚坐下,手腕上就多一副手铐。他顿时愣住了。”

那人说:“张二根,你被捕了。”

早上,陈汉书来到办公室,泡了一杯茶,坐在椅子上看着当天的早报。

刑警队长马队推门而入,说:“陈总,跟我们走吧。”一名刑警队员上前直接就给陈汉书戴上手铐,陈汉书立刻慌了神,叫道:“马队,这是干吗?”

马队冷静地说:“我们查了安蒂克公司的转账记录,包括你的个人账户,你的账户上突然增加了两千万,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收入吗?”

陈汉书愣住了。

马队问:“海归瓷的拍卖款你到底打给谁了?”

“张,张老呀……”

“可张老说他一分钱都没收到!”

“你们,你们抓到张老了?”

“你一直说货主是张二根,可他并没有拿到钱,难道是你私吞了不成?”

“是黄立德!黄立德才是真正的货主!”